

碎簪記

(續前號)

蘇曼殊

余辭莊滬歸，中途見一馬車瞥然而過。車中人，卽蓮佩也。其眼角頗紅。余心歎此女，實天生情種，亦橫而不流者矣。方今時移俗易，長婦姘女，皆競侈邪，心醉自由之風。其實假自由之名而行越貨，亦猶男子借愛國之義而謀利祿。自由之女，愛國之士，曾遊女市，僧之不若。誠不知彼輩性靈果安在也。蓋余此次來滬，所見所聞，無一賞心之事。則舊友中不少懷樂觀主義之人。余平心而論，彼負抑塞磊落之才，生於今日，言不救世，學不匡時，念天地之悠悠，唯有強顏歡笑，情鬱於中，而外貌矯爲樂觀。迹彼心情，苟謂諸國老獨能關心國計民生，則亦未也。迄余行至黃浦，時約十句鐘，捫囊只有銅板九枚。心謂爲時夜矣，復何能至友人住宅。昔余羈異國，不能謀一宿，乃往驛路之待客室，吸烟待旦。此法獨不能行之上海。余逕至一報館訪某君。某君方埋首亂紙堆中，持管疾書。見余笑曰：得毋謂我下筆千言，胸無一策者耶？余曰：此不生問題者也。夜深吾無宿處，故來奉擾。某君曰：甚善。吾有煙榻，請子先臥。吾畢此稿，卽來共子叙談。吾每日以勳爵勳爵入閣入閣諸名詞見累，正欲得素心人一談耳。余問曰：子於何時就寢？某君曰：明晨五六句鐘始能就寢。子不知報館中人，一若依美國人之起臥爲準則耶？余曰：然則聽我去睡。明晨五六句鐘適吾起時也。某君曰：子自臥，吾自爲文。余乃和衣而睡。明晨余更至一友人家。友人顧問余曰：子冬衣猶未剪裁，何日返西湖去？余曰：未定。友人出百金紙幣相贈曰：子取用之。余接金卽至英界購一表，計七十圓。意離滬時，以此表還贈其公子上學之用，亦達其情。余購表後，又購呂宋烟二十圓之譜，卽返向日

寄寓友人之處。翌日接莊滉箋，約余速往。余既至，莊滉即牽余至臥室細語。余曰：「吾嬭明日往接蓮佩來此同住。吾今殊難爲計。最好君亦暫寓舍間，共語晨夕。若吾一人獨居，彼必時來纏擾。彼日吾冷然對之，彼悵惘而歸，吾知彼必有微言陳於吾嬭也。」余曰：「尊嬭尙有何語？」莊滉曰：「此消息得之侍婢，非吾嬭見告者。」余曰：「余一週之內，須同四川友人重赴西湖，愧未能如子意也。」莊滉曰：「使君住此一週亦佳。不然者，吾唯有逃之一法。」余即曰：「子逃向何處？」莊滉曰：「吾已審思，如事迫者，吾唯有約靈芳同往蘇州，或長江一帶商埠。」余曰：「靈芳知子意否？」莊滉曰：「病院一別，未嘗再見，故未告之。」余曰：「善。」余來陪子住，細細商量可也。子若貿然他遁，此下下策，余不爲子取也。余是日即與莊滉同居。其叔嬭遇余一切殷渥，余甚感之。明日蓮佩亦遷來南苑。所携行李甚簡單，似不久住也者。余見莊滉與蓮佩每相晤面，亦不作他語，但莞爾示敬而已。有時見蓮佩竝立廳前，莊滉則避面而去。蓮佩故心知之而無如何也。一日天陰，氣候頗冷，余同莊滉閒談書齋中。忽見侍婢捧百葉水晶糕進曰：「此燕小姐新製。」囑饒公子并客。莊滉受之。侍婢去未移時，而蓮佩從容含笑入齋，問起居。莊滉此時無少驚異，亦不表殷勤之貌。但曰：「多謝點心。」請燕小姐坐近爐次。今日氣候甚寒也。蓮佩待余兩人歸元座，乃歛裾坐於爐次。蓋服西裝也。上衣爲雪白毛絨所織，披其領角，束桃紅領帶，狀若垂巾。其短裙以墨綠色絲絨製之，着黑長襪，履十八世紀流行之烏乃元色天鵝絨所製尖處結桃紅 ribbon。不冠，但虛鬟其髮，兩耳飾鑽石作光正如烏雲中有金星出焉。余見莊滉危坐，不與之一言。余乃發言問曰：「燕小姐嘗至歐美否？」蓮佩低鬟應曰：「未也。」吾意二三年後當往歐洲一弔新戰場。若美洲，吾不願往。且無史跡可資憑睇。而其人民以 Make money 爲要義。常曰 Two dollars is

always better than one dollar 視吾國人直如狗耳。吾又何顏往彼都哉。人謂美國物質文明。不知彼守財虜正思利用物質文明而使平民日趨於貧。故倡人道者有言曰。使大地空氣而能買者。早爲彼輩吸收盡矣。此語一何沉痛耶。言已。出素手加煤於爐中。莊湜乘間取書自閱。蓮佩加煤既已。遂辭余兩人迴身歛裾而去。余語莊湜曰。斯人恭讓溫良好女子也。莊湜愁歎不語。余乃易一新呂宋煙吸之。未及其半。莊湜忽拋書語余曰。此人於英法文學俱能道其精義。蓋從蘇格蘭處士查理司習聲韻之學。五年有半。匪但容儀佳也。此人實爲我良師。吾深恨相逢太早。至反不願見之。嗟夫。命也。莊湜言時含淚於眶。頃之謂余曰。君今同我一訪靈芳可乎。其兄久無書至。吾正憂之。余曰可。遂同行。至巴子路。問其婢。始知靈芳母女往崑山已數日。乃悵悵去之。比歸別業。則見蓮佩迎於苑門之外。探懷出一函呈莊湜曰。是靈芳姊手筆。告我云已至崑山。不日返也。翌日天氣清明。飯罷。莊湜之嬌命余等同遊。其別業舊有二車。此日二車均多添一馬。成雙馬車。是日蓮佩易紫羅蘭色西服。余等既出。途中行人莫不舉首驚望。以蓮佩天生麗質。有以惹之也。甫至南京路。日已傍午。余等乃息於春申樓進午餐焉。當余等憑闌俯視之際。余見靈芳於馬路中乘車而過。靈芳亦見余等。但莊湜與蓮佩並語未之見。余亦不以告之。餐罷。即往惠羅彙司諸肆購物。以蓮佩所用之物俱購自西肆者。是日蓮佩倍覺欣歡。乃益增其媚。莊湜即奉承嬌氏慈祥顏色。亦不云不樂。余即類星軺隨員。故無所增減於胸中。蓮佩復自購泰西銀管四枝。贈莊湜一雙。贈余一雙。觀劇之雙眼鏡二。莊湜一。余一。諸事既畢。即往徐園。而徐家匯。而梁園。而崔園。遊興既闌。莊湜請於其嬌曰。今夕不歸別業可乎。其嬌曰。不歸固無不可。但旅館太不潔淨。莊湜曰。有西人旅舍曰聖喬治。頗有

蓮佩則偃身於莊湜之右。披髮垂於莊湜肩次。哆其唇櫻。曉間頗有淚痕。雙手將絲巾疊摺卷之。此絲巾已爲淚珠溼透。二人各知余至。蓮佩心中似謂吾今作是態者。雖上帝固應默許。吾鍾吾愛。無不可示人者。而莊湜此時心如冰雪。須知對此傾國弗動其憐愛之心者。必非無因。顧蓮佩芳心不能諒之。讀者或亦有以恕蓮佩之處。在莊湜受如許溫存膩態。中心亦何嘗不碎。第每一思念上帝。汝臨無二爾心之句。卽亦凜然爲不可侵犯之男子耳。余問莊湜曰。尊嬪睡醒未。莊湜微曰。吾今往謁阿嬪。遂藉端而去。蓮佩卽起離椅。就鏡臺中理其髮。而後以絲巾淨拭其靨。余中心甚爲蓮佩淒惻。此蓋人生至無可如何之事也。迄余等返江灣。莊湜頻頻歎喟。復時時細詰侍婢。是夕余至書齋覓書。乃見莊湜含淚對燈而坐。余卽坐其身畔。正欲覓辭慰之。莊湜淒聲語余曰。靈芳之玉簪碎矣。余不覺驚曰。何時碎之。何人碎之。莊湜曰。吾俱不知。吾歸時卽枕下取觀。始知之。莊湜言已。嗚咽不勝。適其時蓮佩亦至。立莊湜之前。問曰。君何謂而哭也。或吾有所開罪於君耶。幸相告也。百問不一答。蓮佩固心知其哭也。爲彼遂亦卽莊湜身畔掩面而哭。久之。侍婢扶蓮佩歸臥室。余見莊湜戰慄不已。知其病重矣。卽勸之安寢。明晨余復看莊湜。莊湜見余如不復識。但注目直視。默不一言。余卽時請謁其叔。語以莊湜病症頗危。而稍稍道及靈芳之事。冀有以助莊湜於毫末。其叔怒曰。此人不聽吾言。狂悖已甚。煩汝語彼。吾已碎其玉簪矣。此人年少任情。不知衒女不貞。衒士不信。古有明訓耶。言已。就案草一方交余曰。據此人病狀。乃肝經受邪之證。用人參白芍半夏各三錢。南星黃連各二錢。陳皮甘草白芥子各一錢。水煎服。兩三劑則癒。煩爲我照料一切。言時浩歎不置。余接方嗒然而退。招侍婢往藥局配方。侍婢低聲語余曰。燕小姐昨夜死於臥室。事甚怪。主母戒

勿洩言於公子。余卽問曰：汝親見燕小姐死狀否？侍婢曰：吾今早始見之。蓋以小刃自斷其喉部也。余曰：萬勿告公子。汝速去取藥。及余返莊，滉臥內，莊滉面發紫色，其唇已白，雙目注余，面不轉。余問安否？累問莊滉，都如不聞。余靜坐室中，待侍婢歸。莊滉忽而搖首歎息，一似知蓮佩昨夕之事者。然余心料無人語彼，何由知之？忽侍婢歸，以藥付余，復以一信呈莊滉。莊滉觀信既已，卽以授余，面色復變而爲青。余側身撫其肩，莊滉此時略下其淚，然甚稀疏。余知此乃靈芳手筆，顧今無暇閱之。更遲半句鐘，侍婢將湯藥而進。莊滉徐徐服之，然後靜臥。余乃乘間披靈芳之信，覽之，信曰：滉君足下。病院相晤之後，銀河一角咫尺天涯。每思隆情盛意，卽亦點首太息而已。今者我兩人情分絕矣。前日趨叩高齋，正君偕蓮姑出遊時也。蒙令叔出肺腑之言相勸，昔日遺簪，乃妾請於令叔碎之用，踐前言者也。今茲玉簪既碎，而吾初心易矣。望君勿戀戀細弱，須一意憐愛蓮姑。妾此生所不與君結同心者，有如皦日。復望君順承令叔嬭之命，以享家庭團圓之樂，則薄命之人亦堪告慰。嗟乎！但願訂姻緣於再世，盡燕婉於來生。自茲訣別，夫復何言？靈芳再拜。余觀竟一歎，莊滉一生好事已成逝水。一歎蓮佩之不可復作，而靈芳此後情境，余不暇計及之矣。莊滉忽醒而吐，余重複搓其背。莊滉吐已，語余曰：靈芳絕我，我固諒之。蓋深知其心也。惜吾後此無緣復見靈芳。然而言至此，咽氣不復成聲。余卽扶之而臥。直至晚上，都不作一言。余囑侍婢好好看視。冀其明日神識清爽，卽可仍圖歡聚。余遂離其病榻，歸寢室。然余是夕已震恐不堪，亦唯有靜坐吸煙。聯吸十餘枝，始解衣而睡。出新表視之，不覺一句半鐘，余甫合眼，忽聞有人啓余寢室之門，望之，則見侍婢持燭倉皇帶淚而啓。余曰：公子氣斷矣。余急起趨至其室，案莊滉之體，冷如冰霜。少間，其叔嬭俱至，其叔捨

太息之外無他言。唯其嬌垂淚顫聲撫莊。湜曰：汝真不解事。累我至此田地。言已復哭。天明余亟雇車馳至紅橋某當舖。出新表典押。意此表今不送人亦無不可。余既典得四十金。卽出。乃遇一女子。其面右腮有紅志如瓜子大。猛憶此女乃靈芳之婢。遂問之曰：靈姑安否？女含淚不答。余知不佳。時女引余至當舖屋角。語余曰：姑娘前夕已自縊。恫哉！今家中無錢部署喪事。故主母命我來此耳。余聞此語。傷心之處。不啻莊湜親聞之也。遲三日爲莊湜出葬之日。來相送者。則其遠親一人。同學一人。都不知莊湜以何因緣而殞其天年也。既安葬於衆妙山莊。余出厚資給守山者。令其時購鮮花種於墳前。蓋不忍使莊湜復見殘英。今茲莊湜靈芳蓮佩之情緣既了。彼三人者。或一日有相見之期。然而難也。

（完）

後序

余恒覺人間世。凡一事發生。無論善惡。必有其發生之理由。况爲數見不鮮之事。其理由必更充足。無論善惡。均不當謂其不應該發生也。食色性也。况夫終身配偶。篤愛之情耶？人類未出黑暗野蠻時代。個人意志之自由。迫壓於社會惡習者。又何僅此而此。則其最痛切者。古今中外之說。部多爲此而說也。前者吾友曼殊造絳紗記。秋桐造雙桺記。都是說明此義。余皆叙之。今曼殊造碎簪記。復命余叙。余復作如是觀。不審吾友笑余穿鑿有失作者之意否邪？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獨秀叙。